



苜蓿鸟的叫声

MU XU NIAO DE JIAO SHENG

觉罗康林◎著

作为一名长期深入田野的少数民族作家，觉罗康林文思不羁，笔法细腻、优美、谐趣。



苜蓿鸟的叫声

MU XU NIAO DE JIAO SHENG

觉罗康林◎著

作为一名长期深入田野的少数民族作家，觉罗康林文思不羁，笔法细腻、优美、谐趣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苜蓿鸟的叫声 / 觉罗康林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86 - 1

I. ①苜… II. ①觉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127 号

苜蓿鸟的叫声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觉罗康林著

出版人:吉西平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86 - 1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
Contents

城里人 山里人	1
啊 伊犁河	26
会飞的小公鸡——卡拉库鲁克	40
决斗	65
狼髀石	84
莲花儿	105
马儿跑过我的心境	130
蒙住眼睛的驴	146
苜蓿鸟的叫声	162
吐尔逊的“幸福”	182
跋	197

城里人 山里人

1. 男人骑马和女人骑马一样吗？

从山里到城里，又从城里到山里，多少年，长这么大，我见识过不少漂亮女孩，可从没遇到过像她这么……怎么说她好呢？她就像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绵羊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呵护她才好。

人是矛盾的，内心跟表面有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像左手跟右手一样，双手交叉紧握一处；甚至正好相反，内心如夏天的太阳般炽热，表面却似冬天的月亮般冷漠。

刚见到她时，我就是这样一副德行。

爷爷常说，别以为没犄角的羊就不会顶你。她看起来像只可爱的小绵羊，可问我的问题却一点都不可爱，让我有些尴尬，甚至难堪。她问我：

“男人骑马和女人骑马一样吗？”

我看她一眼，正好和她四目相对。她笑了，笑得有些不自然，抿着嘴眯着眼，一脸鬼鬼的、耐人寻味的表情。我想起什么人说过，说城里女人脸皮厚，越是大城市女人脸皮越厚。

“一样吧，也许。”我嘟哝道。

“不一样，肯定不一样！”她摇头，频率很快，就像鼻子被蚊子叮

咬的小狗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，你又不会骑马。”我瞟她一眼。

“我想的。我这人想象力很丰富，真的。”她还是那副表情。

“那、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。你说城里人跟山里人一样吗？”我的目光滑过她的脸，看向远处的山。

她半天没说话。等我回过头来看她时，她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

“你这叫反戈一击，懂吗？”

“不懂！我没你有文化。”

“你是在挖苦我吧。大学我读的是会计专业，你可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，听说你还写诗。”

我赶紧朝她摆了摆手，连声说道：“别……别，再别提什么写诗了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，现在这都什么年头。”

“写诗跟年头有什么关系？会写诗，说明你这个人浪漫、有情调。”

我摇摇头，转身走开。自从那年夏天的那个早晨之后，我就不再写诗了，也害怕别人提及我写诗的事儿，有时甚至有些反应过度。如果打个比方，就像有人抓一把干草往你耳朵里硬塞，那种感觉你都搞不清是痛还是痒，总之很难受。

“你走什么呀？哎！你刚说什么，城里人跟山里人的区别？这问题太简单了。不管城里人山里人，反正都是人，都用两条腿走路，一样会哭会笑，一样生儿育女，一样……太多太多一样了，你要愿意听，我可以给你说一整天。”她跟过来，站我身边，看着我。

“其实就一句话。”我说。

“一句话？哪一句？”

“一个复杂一个简单。”

“我不同意。”她摇头，拿手指指自己又指指我，说：“我跟你，咱们两个，好像正好反过来了。我可没瞎说，我已经观察几天了。我说对不对？”

“不对，你比我复杂。”

“我这不叫复杂，我只是有一点点小坏，你说俗也行，但是绝对够

不到‘复杂’的程度。别看你一天到晚不说几句话，心里一直在做事儿，你这才叫复杂。”

“我暂时承认我比你复杂，不过，我不能完全算一个山里人。我从小学读书读到大学、从山里上学上到城里，改造差不多了。如果我是一条狗，一定是一条不伦不类的串串子。”

“你还真会打比方。”她看我笑了。

我们讨论半天城里人和山里人，把男人骑马和女人骑马的问题搁到了一边。说实话，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这就跟骑自行车一样，谁还关心男人骑自行车和女人骑自行车有什么不一样？

她真能想得出来，太佩服她了。

她叫什么名字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；“上海老板”叫她索菲亚，是外国女人的名字，肯定不是她的真名。我没这么叫过她，总觉得哪儿不对，别扭得很，叫不出口。昨天，她送我一件小礼物，一个手工做的小鹰爪，跟真的一样，非常好看，可以挂在手机上。我一高兴，说了句：“谢谢阿拉姐。”她先愣了一下，脸上随即绽放出微笑，那种发自内心的惊喜笑容，还举手拍了一下我胳膊，连说不用谢。

这几天，应该是四天，他们来已经四天了，她跟“上海老板”说话的时候，老是“阿拉”什么什么的，于是我就管她叫“阿拉姐”了。我知道“阿拉”是上海话，是“我”的意思。以前，我们村里有几个年轻姑娘被招去伊犁毛纺厂当工人，干了几年毛纺厂关门了，她们又回到了村里，还带回来一支歌，歌是调侃厂里上海师傅的，有这样一句话：三天不吃大米饭，阿拉肚子疼。

这就是我对上海人最初的印象：爱吃大米饭。

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有几个外地同学，问我伊犁人是不是离不开“艾提甘恰依”（维语、哈语，早奶茶）。他们听说伊犁人早晨如果不喝“艾提甘恰依”，一整天都没精神，脑袋都抬不起来。在他们的印象里，伊犁人跟“艾提甘恰依”就如新疆跟哈密瓜、吐鲁番跟葡萄干、汉族跟少数民族……谁也离不开谁。

今天早晨一起来，阿拉姐就看住我了，怕我又骑马跑到山里去，一

整天都见不着人。她跟我说了好几遍她想学骑马，我一直没当回事。

“你教我学骑马，我给你送一部手机，怎么样？”她讨好我说。她就跟尾巴一样，寸步不离地追随着，我走哪儿她跟哪儿。

“好吧，我教你骑马，手机我不要。”我走到后院门口，停下来，看着她。我想她这个时候应该止步了，不能再继续跟着我，我要到后园去上厕所。

“太好了！不过手机还是要送的。”她拍拍手，停下来，笑脸看着我。

“我、我到后面去一下。”我嘀咕一句，看着地面，不敢直视她眼睛。

“去呗，又没人拦着你。”她“嘻嘻”笑了两声，依旧站在那儿看我。

“我去厕所。”我又嘀咕着说。

“我知道，你去呀。”她双手背到身后，好像在说“你去吧我又没拉着你。”

“你到马棚前面等我吧。”我朝前院指了指。

“小伙子脸皮还挺薄。好吧，我在大门口等你，你可不许再溜了。”她说着眼转身往前院走去。

2. 多吃羊肉，老婆跟前厉害得很

“上海老板”第一次来我们家是去年秋天的事，是跟哥哥一起来的，说是要买马，买好多匹，要办马场，在上海。

他来那天下午哥哥杀了一只羊，在院子里架了一口大锅，把一整只羊的肉都放进去炖了，还有羊头羊蹄，跟结婚办喜事一样，哥哥还请了一些朋友来作陪。

开始的时候，“上海老板”说自己以前没这样吃过羊肉，怕消化不了，捡最瘦的部分，一小块一小块揪着吃，跟吃葡萄似的。坐他边上的

是哥哥的朋友居马洪。居马洪是个大大咧咧的家伙，他用胳膊肘捣了一下“上海老板”，有些夸张地捂捂自己的胸口，说道：

“你这个样子吃羊肉嘛，我心疼得很！‘上海老板’朋友，你是后妈妈养的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”“上海老板”一脸疑惑，看着居马洪。

“他说你是后娘养的。”哥哥在一旁笑呵呵地解释道。

大家都笑了。“上海老板”也跟着傻笑。

“羊肉嘛！好东西，多多的吃了嘛，老婆子跟前厉害得很。”居马洪说时举起一只手，握紧拳头在“上海老板”面前晃了晃，“这个样子，像儿子娃娃。”

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”“上海老板”冲居马洪笑笑。

“我的话你听不懂吗？”居马洪看着“上海老板”，“你有老婆吗？”

“上海老板”点点头：“有啊。吃羊肉跟老婆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关系有，你嘛羊肉多多地吃，吃完了嘛就知道啦。”居马洪故作神秘地朝“上海老板”笑。

“他老婆现在又不在这儿，你让他多多地吃羊肉，晚上他咋办呢？”哥哥另一个朋友冲居马洪嚷嚷道。

“上海老板”总算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了，也心领神会地朝居马洪笑笑，端起轮到自己面前的酒杯：“我干了，为了儿子娃娃！”

“这个样子好！给，把这个吃一哈（下）。”居马洪把一块羊腿肉塞到“上海老板”手里，“上海老板”这回也不客气了，抓过来，摆开架势，大口吃起来。

大家吃着喝着说着，一直折腾到半夜。“上海老板”好像喝多了，手里举着一大块羊肉，想要对大家说什么，“这个，这个”了半天，没人理会他，他便丢下手里的肉，歪倒一边睡去了……

上海老板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，哥哥叫他“上海老板”，于是大家都跟着这么叫，我也一样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哥哥叫醒了，他让我带“上海老板”去山里

看马。我骑上摩托车，带着“上海老板”去了狼窝沟。狼窝沟在南边山里头，村子到那儿只有一条小径，汽车进不去。

每年秋天，等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，山上的草也打完了，隆冬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日子，村里各家各户都会把家里的牲畜放出去，让它们自己觅食。牛跟羊都比较恋家，它们不会走太远，转来转去都转不出村子附近的农田；但是马不一样，心跟戈壁滩上的风一样野，眨眼的工夫它们就不见了踪影，能跑多远跑多远。

“马放山里没人偷吗？”“上海老板”问我。

“没人敢偷我们家的马。”我随口说道。

摩托车颠簸了一下，“上海老板”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，肚皮也顶到我的腰，他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怕我哥哥！”我每每说这话的时候，心里总未免有些自豪。

“怕你哥哥？你哥哥很厉害吗？”他说话的口气轻飘飘的，好像在说“没看出来呀”，让人听着有点不舒服。

进到狼窝沟没多远，就看见一群马在前面山坡上吃草。我停下摩托车，抬手指指马群，说：

“这些都是我们的马。”

他很费劲地下了车，往前走了几步，拍拍手，大声喊道：

“喂喂！来来来！”

有几匹马抬头朝我们这边望了望，然后又低下头去吃草。

“你喊它们过来。”他看着那些马，命令似地对我说。

“它们不会过来。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回过头来看着我，好像不相信我说的话。

“它们又不是狗。”我看他一眼，回答道。

按哥哥的说法，这“上海老板”是个很厉害的家伙，他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方盖了一座几十层高的大楼，然后租给那些开公司的老板，还有好多外国老板在里头。现在他想办一个马术俱乐部，到英国看了一下，马太贵了，就跑伊犁来了。

不管他什么来头，也不管他是不是要买我们家的马，我一点都不喜

欢这个人，不喜欢他说话的那种口气，也不喜欢他挺着大肚皮走来走去的样子。

3. 骑马啥感觉屁股知道

阿拉姐说，她很喜欢我们这儿，风景好、空气好、人也很好，就是有一件事不好——上厕所。她说她坐习惯了，蹲着很累、很难受；又是旱厕，还有苍蝇飞来飞去，想落哪儿落哪儿，赶都赶不走。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，好像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，反倒我不好意思了，脸上火辣辣的，都不敢看她。

我牵着马往村子外面走，阿拉姐落在后面，她鞋子里好像进了小石子儿，脱下来抖了抖又穿上了。

我们一直走到村子东边的小土山上，再过去就是大河沟，河沟里有一条小溪流，常年流水，四周都是草甸，是学习骑马的好地方；万一落下马来，也有一层海绵一样软软的青草在下面接着，不会摔坏。

我们小时候喜欢在土山顶上玩，站在这儿可以看到整个村子，还有村子周围的草场和田地。

“他们在看我们呢。”阿拉姐指着村口那棵老榆树说道。

老榆树下坐着站着一些人，里面好像有哥哥和“上海老板”。

“他们在替你担心。”我看她。

“担心什么，怕我摔下马来呀？多余。”她说。她故作镇定的样子，可她脸上的表情出卖了她，她心里还是很紧张。

“他们担心会发生别的事，比如说我带着你私奔了呀什么的！”说完我“嘿嘿”笑着往山坡下走。

“私奔？”她几乎是尖声叫着说，“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故事啊！”

我都走到半山坡了，回头一看，她还站在土山顶上，居高临下望着我。我向她挥挥手，喊：“快，下来！”

“来啦！”她应道，声音又细又尖，划过整个山沟。

她一路跑下来，像一匹撒欢的小马驹。跑到我跟前，气喘吁吁看着我，问：“教练，需要……需要做准备活动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

“那……那就这么骑上去？”

“别急，先熟悉一下马，还有环境。”

“你先告诉我，骑马什么感觉？我是说屁股下面。”她问。看她脸上表情，严肃，不像是别有用心。

我把缰绳从右手换到左手上，从上衣口袋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快12点了，离中午还早。这儿跟上海有两个多小时时差。我轻轻咳了一下嗓子，吐出两个字：

“舒服。”

她一下“咯咯咯”地笑出声来，把腰都笑弯了，险些一屁股坐在草地上，好像什么人把手伸进她怀里似的。

“哎哟，笑死我了。‘舒服’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你知道有什么味道吗？有偷情的味道，真的。”她的眼神火辣辣的，看得我浑身都不自在。“我觉得男人骑马和女人骑马屁股下面的感觉肯定不一样。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讲啊？”

我扭过头去望着山坡上吃草的几匹马，离我们最近的一匹白马很瘦，暴露的脊背骨跟个刀片似的。

我真不知道男人骑马和女人骑马有什么不一样，不管是心里还是她说的“屁股下面”。不过有一点，没有上鞍的马男人可以骑，女人是绝对不能骑的，这种事用不着说，更不好去细细琢磨。

“这个问题吗，等一下你骑到马背上的时候，问问你屁股，到底什么感觉，它最有发言权。”说完我也看着她笑。

“你也挺坏的嘛，假装老实。”

“跟阿拉姐学的。”

“你不学好的。我身上有那么多优点，你咋不学？”

我不理她，抬头望着一群飞过头顶上空的野鸽子，它们相互簇拥着，飞到山那边去了。

“我问这些问题是在给你做性格测试，有科学道理的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开车跟骑马，你更喜欢哪样？”她往边上走了几步，站在一个小土包上面，看着我。她说话声音甜甜的，笑容也甜甜的。她一天到晚总是这副样子，看着让人心旌荡漾。

“我喜欢骑马。”我第一次不躲不闪地直视她的眼睛。

“车又快又方便，现在年轻人没有不喜欢开车的。”

“心里的感受不一样，我更注重这个。”

她想说什么，迟疑了一下，没说出来，眼睛盯着我，脸上又流露出那种意味深长的古怪表情。

我无须去猜她想说什么，肯定不是什么好话，不然她会毫不犹豫就说出来了。我不能想象，像她这样一个娇小可人的……我不知道该叫她女人还是女孩儿，也不知道她跟那个“上海老板”究竟是什么关系，反正不像正常的上下级关系，也不像同事关系，难道是……我不愿继续往下想。她管“上海老板”叫“隆哥”，听起来有点那个，说不上是什么味儿，不禁让人联想起电影中老上海滩上的灯红酒绿，还有打打杀杀……

我说比起开车更喜欢骑马是实话。骑上马，心里的那种感受很难形容，更无法用简单一两句话说清楚。我不知道当年成吉思汗跨马西征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仅仅是为了征服更大更广阔的世界吗？有一点我能够理解，有时我也有这样的冲动，骑坐在高大的马背上，就会觉得自己突然之间变得无比高大，内心也变得无限广阔，能够容纳整个世界，和世界上的所有，包括土地、江河、山林，当然还有女人。

“阿拉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好了。”她一边用头绳把头发扎好，一边走到我跟前来，看着我：“先告诉我骑马的注意事项。”

“一拉紧缰绳；二用前脚掌踩镫，屁股要坐稳；三挺胸抬头，眼睛往前看；四注意观察马的耳朵。”说完，我把马缰绳递给她。

“等一下，教练小哥哥，别的我都听明白了，有一个小问题，马耳朵又不是后视镜，我看它干吗呀？”

“因为，马的所有心理活动都会表现在耳朵上，看耳朵就知道它是高兴、紧张、还是恐惧，等等。”在她面前，我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教练。

“这么厉害呀！我是说你，我可什么也看不出来。”她瞪大眼睛望着我，头轻轻摇了摇。

“慢慢来，我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工夫，你跟马接触多了，自然就懂了。”

“好吧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它这么高，我怎么骑上去啊？”她手拿缰绳，看了看马背，一脸无助的样子。

我伸出一只手，做出踏板的样子，对她说：

“你可以踩着我的手上去。”

她看着我的手，抬脚比画了一下，没够着，看我笑起来。

“你把我抱上去吧。”她说。她转过去把后背给我。

我蹲下去抱她的腿，她一下尖叫起来，还“咯咯咯”地笑，说这样不行，她腿痒。她抓住我的手，把它放到她腹部，叫我抱她这儿。我的手触到了她腹部和腰，她身上的香味儿扑面而来，顿时，我身上的血都涌到了头上，好像脖子都变粗了，我听见自己“呼呼”的喘息声，还听见“咚咚咚”的心跳。

4. 女人跟钞票捆绑在一起

阿拉姐悟性很好，胆子也算够大，居然半个上午时间，就不要人牵马了，自己端端坐在马背上，骑马在草地上走来走去。其实，骑马跟滑冰有点相似，只要胆大不怕摔，学起来就很快了。

学会了骑马，阿拉姐就坐不住了，非要让我带她进山，去看我们家的马群。那天，哥哥和“上海老板”开车出去了，说是去那拉提草原看赛马。他们前脚走，阿拉姐就把我拽到马棚里，逼着我给两匹马上鞍了。

这天天气晴朗，正好进山。我们一人骑一匹马出了村子，沿着草场

边的小路，一前一后向南山进发了。

为了照顾阿拉姐，我让马走得很慢，晃晃悠悠半天还没走出草场地界。我回过头来看着她，问：

“阿拉姐，你为什么要在上海生活？”

“我在那儿上班呀。”她把脑袋歪向一边，随着马走步的节奏，一上一下地颠簸着。

“中国这么大，你干吗非要在上海上班？”

“我在上海上班怎么了？”

“没怎么。一个人选择一个地方，一定有什么原因。比如说我吧，都已经分配到城里上班了，为了一个女孩子，辞掉工作跑回来，开始跟哥哥一起养马，从国家干部变成了马夫。你是为什么？”

“我？我……”她欲言又止。

“告诉我，因为什么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。”说完，她不看我，脸转向一边，眼睛看着远处。她脸上的神情变得异样，笑容不见了，好像突然之间想起什么不愉快的事情。几天来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这样。她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我有点懊悔，刚才不该那么逼问她。

我把手指放进嘴里，打了一个口哨，声音很响，草丛里飞出来两只野鸡，“嘎嘎”地尖叫着往山那边飞走了。

“吓我一跳。”阿拉姐瞪了我一眼。

“阿拉姐，我也测验一下你的性格吧，好不好？我的问题很简单，在我们中国，哪个城市最大？”我想把话扯开，让她忘了刚才的不愉快。

她回答干净利索：“当然是北京上海了。”

那天，在大河沟，我把她抱上马背，她身上那股又香又甜的味道，好像刻到我脑海里了，怎么也忘不掉了。在那之前，我对她……不能说烦，至少不是很友善、亲近，因为她总缠着我，把我缠烦了。现在我们调了个个儿，我开始纠缠她，老想跟她待在一起，跟她聊天，不管聊什么都行。哥哥好像看出来了，他拍拍我肩膀，提醒说，“上海老板”他们是我们的客户，跟我们是买卖关系，买卖结束，基本上一切都会结